

家里

少

了女人

野白杨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家里

进了女人

野田杨 著

家里进了女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村. 第1部,家里少了女人/野白杨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765-054-6

I. 荒… II. 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671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9.75
本社网址 www.hnwybs.cn	字数 526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定价 52.00 元(共 3 部)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一梦三十年(序)

(一)

那是一个梦,一个种植在我幼小心灵里的梦,她伴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一直到今天,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童年的记忆种植在荒芜的田埂上,来不及品味就已经消失。

少年最温馨的记忆就是晚上和伙伴们一起躺在生产队的麦场里看麦子:把自己平放在麦场上,仰脸看着天上的星星,一阵轻风吹来,让人忘掉白天的一切烦恼。更有意思的是后半夜在大伙伴的带领下偷邻村的黄瓜。当一群人享受着战利品,说着刚才在玉米地里爬行的情景,那种笑是舒服的。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我是因为我四叔的缘故没能去考高中才流落到农村跟在大人身后干活的。那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我家是贫农,叔父却因为冤案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是上访便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为此曾和当时驻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姓戴的干部吵了起来(他穿着军装,是当时县武装部的第四副政委,在当时的农村,就是在住队干部中他也是最牛的)。他声称我替“四类分子”翻案,要召开批斗会批判我。我顶撞说他才是替“四类分子”翻案,只要他批判我,我就当众揭发他,吓得他让同他一块儿驻队的一个年轻人找我谈话,并最终套出了我所说的他的过错。他认错后要我当生产队的民兵排长,最终因为我年龄太小作罢。后来,我在表姐的帮助下到巩县木工厂当学徒工。就在那一年,高考制度恢复了。我和我的几个好友参加了考试,并且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然而,第一年还要看政治鉴



001

定,最终还是因我四叔的缘故,王广德、刘长西和我都没有被录取。直到第二年高考不再看政治鉴定,我们才走进大学校门。

(二)

身处那时的现实之中,即便是一个旁观者,其感受也是刻骨铭心的,更何况一颗天真的童心要去面对。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在“贫宣队”的带领下参加一个批判“四类分子”的批斗会。那一夜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人们把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批斗会成了我童年、少年心中最深刻的记忆——虽然我家是贫农,任何时候我都敢挺起腰杆说话,甚至于连县里来的驻队干部也敢顶撞,但每天看到那些“四类分子”子弟整天小心翼翼的样子,心中就充满着困惑: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有的还是我的好朋友。

这本书的第一部汇集了我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因为是“四类分子”子弟,他们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时时受到人们的“关注”,我的一位富农子弟朋友就因为在修大寨田工地上的学习专栏上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北风呼啸雪花飘,社员赤臂干劲高”两句而受到批判,还是那个戴副政委,他说这是歪曲革命群众,下着雪还要光着背干活。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那时大人们传说有个地主家庭,因为父母常被批斗,兄弟八个人都未找下媳妇,最后老大竟杀死了大队支书一家。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我以这个故事为原型,把我在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人们汇集到这样一个家庭里,我想记录下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做的效果如何。

当第一部书稿完成以后,我的心处在一个时代旋流过后的痛苦之中:他们真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后,他们该怎样活着?我看到过一些“地主分子”在结束了被压抑的生活后的狂态,也看到大部分人仍然小心翼翼地生活,于是我创作了书的第二部。

第三部书稿创作完成时,正是上个世纪末,“四类分子”的印记在时间的流逝中已经被彻底抹去,我把自己眼前所发生的现实写进了书中。我试图通过这三部书来表现我在幼小的年龄里所看到的时代和我正在目睹的这个

时代的流变过程,我不知道我的愿望和效果相差多远。然而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周围的一些人常常向我发出诘问,我只能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引用在这里:“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读一书者同,议一书者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的读者看到了什么,我真的不敢妄猜。

(三)

按创作的时间讲,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的第一卷完成后我送到一家出版社,但很快被编辑介绍给一个广州书商,在经过讨价还价后以一万元的稿费成交。双方说好清样和封面以及内容介绍等需要作者同意并签字方可下厂印刷,然而书商未经我同意就付印了。书的封底赫然写着:“世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人是祸水”。我一下子蒙了,找书商理论,可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为此收回了后两部书也让他出版的承诺,把已经交给他的第二卷书稿又想法要了回来。

这本书遭遇了疯狂的盗版,仅我所生活的小小县城就发现了四种盗版版本,在这种情况下,你找谁说理去?我发誓不再与书商合作,于是这部书一放就是十几年。其间,原来的书商找过我多次,别的书商也找过我,有的书商开出的价码很高,我没有交给他们。

2000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时,完成了本书的全部创作,并将全书进行了统一的修改,加进了“楔子”部分。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些书商(确切地说他们应该叫“书盗”)拎来一大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要作家班的学员帮他们“修改”,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改一个字两个字都行,署名也是,怎么署都行。改了以后就付稿费,有三百、四百的,最贵也就五百块钱。有的同学找到我要我参与,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响:原来书就是这样被盗版的?他们竟跑到中国作家的摇篮——鲁迅文学院做这种勾当?!而这些“作家”竟是“书盗”的帮凶!我当即拒绝了他们,并向同学们解释说这是盗版,是违法行为。我的解释自然不会奏效。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说:这些学员大多都是自费来学习的,有的为了深造,连



003

原来的工作都丢了，甚至连生活都成了问题，这样做也是没办法。

这就是直奔神圣文学殿堂的作家吗？这就是即将活跃于中国文坛，甚至已经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作家吗？

我的心在颤抖。

难怪一些文人在“文革”中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后来又说自己怎么怎么与“四人帮”对着干。

难怪历史上有那么多文人被列入奸臣之列。

难怪……

(四)

这本书历尽十几年的磨难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特别是后两部，我的心中自是感慨万千。

书里面记录的是我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感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曾在我生活的空间里表演，我不想说我爱他（她）们，尽管他（她）们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我所感觉到的是深深的叹息。

这就是生活，它如梦魇一样跟随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时时感觉到它就在我们的身后，我摆脱不了它，又分不清哪些是梦境哪些是现实，而作为个体生命的我们，又不得不把自己融入这时代的潮流中，用我们的顿悟来解释这变幻的梦境……

所以，我不想用那些套话来表达我对周围人们的谢意，我的谢意与感恩永远保留在我的心中，包括那些曾经无辜伤害过我的人，正是他们的行为激起了我生活的勇气；当然，那些关心、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人的笑容，将成为我心灵中永远的珍藏。

楔子

巫庄村几百年就没有出过一个可以算是官的官儿(五十多年后,村里出了一个可以在县城买高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的营业员,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村的人物,应该算是“官”了),原因据说是因为村北巫家祠庙前的那棵皂角树。

如今这棵皂角树已老态龙钟了,虽然树干粗得两三个人伸手也难以抱住,树冠也足有半亩地那么大,看起来枝叶繁茂郁郁葱葱的,但树干里面已经成了空洞。空洞里面藏两三个小孩儿没问题,所以孩子们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就常常爬进去玩耍。

皂角树是什么时候种的,恐怕村里最老的长者也说不清楚。但长者们知道,树上住的有仙家,因而是不可随意动的。即使秋天要摘树上的皂角洗衣服,也要先焚香祷告,顶礼膜拜,才可动手。因为仙家的缘故,便常常有人在树前焚香许愿,祈福祈子,甚至有的人生了孩子干脆认给树做义子。因此,这棵树便成了巫庄村的象征,偌大的树冠下面也成了巫庄人的露天广场。平时人们端起饭碗就到树下议论家长里短,村里有什么重要活动多半也要在树下进行。

偶然说起这皂角树的来历,老辈儿人还有这样的传说,不知道是什么朝代流传下来的:说是有一年皇帝私访路过这里,发现这个地方风水特别好,和皇帝同行的一位大臣懂得风水之术,他经过认真的研査,得出的结论是:这地方要出帝王将相一类的人物。这对于当朝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为了镇压住这里的地脉之气,这位大臣建议皇帝亲自种下了一棵皂角树。

年复一年,皂角树结了皂荚。

皂荚就像大臣官帽后面的帽翅一样在风中摇摆着,从此以后,这个村里



就没有出过一个当官的。不过也有人说,这地脉是压下去了,压的时间长了,它总是要冒出来的,至于冒在哪里,恐怕谁也不知道。

这些传说只是巫庄人茶余饭后的闲话,不知传了几百年,巫庄人恐怕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想这些,他们平静地生活着,特别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也不想惹什么事端。

巫德奎是巫庄村的大户,家里有三百多亩的田产,光井地就有一百多亩。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巫庄村处在伊河平原和伏牛山余脉的丘陵山地相交接的地带,那是历朝历代被称作“八十里地神仙居”的地方,不管是丘陵坡地还是滩里的井地,都是相当肥沃的黄黏土,只要风调雨顺,连坡地种的麦子一亩地也能打他二百多斤。滩里的井地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年景不好的旱天,只要架上水车,套上牲口,哗啦啦的水就从井里流出来了,麦子照样能打三百多斤。

巫德奎拥有这么多的田产,可他在村里的为人很随和,不像别的财主,倚仗财势欺压穷人。比如家里的长工,什么时候都是和他在一块儿吃饭的,特别是收麦收秋季节,更是顿顿都是白面馍、蒜面条。他常说:下力气的就得吃得好一点儿。

巫德奎为人随和,村里的人也很抬举他。可眼下却有一件事让他伤透了脑筋。

对门住的赵春阳,长得五短身材。当地人把这种身材的人称作磨桌儿(大概那意思是说个子和石磨、桌子差不多),可他在为人处世上却一向不弱。村北面的滩地里,巫德奎有一块五十亩的水田,可偏偏中间夹了三亩赵春阳的地。每年收割季节,赵春阳都要往他的地里啃上一两垄。为此,两家少不了许多口角。

今年麦收的时候两家为此又发生了争执。巫德奎就想,干脆把赵春阳这三亩地买过来算了,免得乡里乡亲的年年为此事生气。可那三亩地是赵春阳家的命根子,他能愿意吗?直到秋庄稼长得老高,巫德奎才把乡约(村长)请到家里,在酒席桌上说明了意思,想请他说合一下。

巫德奎说:“我知道这三亩地是春阳家的命根子,可你说这两家的地搭界,年年为此生气,乡里乡亲的,整天拌嘴,也不是个事。我寻思着,出个高

价把他的地买过来，让他再往别处置办些水田。要不然他看上哪儿的地了，只要他说好，再贵的价钱由我出，把地给他买过来也行。”

“奎哥，难得你这样仁义，这要是别的大户，早让家丁打得他不敢吱声了。我想只要老弟出面说合，春阳虽然脾气倔，可我乡约的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的。”

“拜托，拜托。”巫德奎说着举起了酒杯。

当天晚上乡约就去找赵春阳说合此事，直到大半夜才过来回话，结果令巫德奎十分失望：赵春阳死活就是不答应。

地是人家的，不答应也没有办法。

巫庄人有端上饭碗就到村街上吃的习惯，不管是财主、穷人、长工，只要端上碗就往街上凑，特别是夏天的夜里，吹着凉风，那感觉爽快极了。所以，村街的两边，好多人就在门前放置一些平整的石头，人们出来就蹲在石头上，边吃边侃，传播乡村的各种奇闻逸事、家长里短。

巫德奎是大户，很少上街吃饭，但偶尔也到村街上坐坐，听听村里人的神侃。

这天，巫德奎刚坐在村街的石头上，就见对门赵春阳气哼哼地站起来说：“哼，有人整天吃着白面馍、喝着蒜面条还嫌不够，还想着吃我这窝窝头，你还叫人活不叫了？”

赵春阳的话里分明是说巫德奎仗着财势欺负人了。

众人听得莫名其妙。巫德奎心里别扭，我让乡约说合说合，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怎么说这种拉眼子话？心里想着就想站起来答话，可站起来以后，又觉得还是忍着点好。于是他就走到春阳面前，蹲下去说：“春阳老弟，你说这地，你让就让，不让就不让，我让乡约说合说合，又没说非要呀！你又何必这个样子嘛！”

“你说得倒好，你怎么不把你的地卖了到别处置办？”

“那好哇，老弟，如果你想要我就把这五十亩地让你！”

“你明知道我买不起，才这样欺负人。”赵春阳忽地站了起来。

“这怎么叫欺负人呢？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我也没有勉强你嘛。”巫德奎

也站了起来。

“那你叫乡约去我家是啥意思？”

“我不是让他说合此事吗？”

“你是想拿他压我！你怎么不叫别人去说合？”

两个人拌嘴的时候，众人一头雾水，这会儿大家算是明白了，可明白以后又不好插嘴，只有劝着两个人：少说一句吧。

巫德奎站在一边不说话了。他心里想，这乡里乡亲的有个什么事不都是找乡约说合的？可怎么我找乡约就找错了？他就准备离开，忽然听到赵春阳大声叫道：“你吃着白面馍、喝着蒜面条还嫌不够？还想蹭我这窝头吃呀，没门！”

赵春阳家除了这滩里的三亩水田，坡上还有两块薄地，因为天旱时没有水，只能是望天收，每年种些红薯之类的大秋作物，冬天地闲，有时也种些麦子，可天气一旱，打的麦子比种子多不了多少。他就指望这三亩水田打了麦子，然后卖掉再换成玉米和高粱。所以一年四季除了过年过节，他家就不吃白面馍，就是大麦天的也是粗粮白面掺着吃，窝头是他们家的主食。

巫德奎听了赵春阳的话，本想回过头来接腔，可想了想又忍了下来，只是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吃吧，吃吧！吃你的窝头吧。”说着转身回自己家了。

乡村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乐的事，这件事便成了人们近期议论的话题。一来巫德奎是大户，再加上他为人随和，而赵春阳不仅身材五短，而且一向脾气不饶人，在村里也没落什么好名声，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窝头”的外号，再加上他家里的人也许是遗传基因的缘故，一个比一个矮小，人们就称他们家是“窝头之家”。而巫德奎的外号也成了“蒜面条”。

这事不知怎么一传二传，传到了赵春阳的耳朵里，他一听立马火冒三丈，冲到巫德奎家门口就骂了起来：“巫德奎，你别仗势欺人，我窝头咋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我家里的人是窝头，指不定将来谁家要出窝头！”

赵春阳的骂声把巫德奎弄得一头雾水。他好不容易才从长工赵狗蛋的嘴里弄明白了是咋回事，就想去找赵春阳解释一下：这外号不是我起的。刚到门口就听到噼里啪啦的枪声，在巫德奎家门口围观的人一下子散开了，连

赵春阳也吓得赶紧跑回自己家里。

原来不知从哪里来的两股队伍在村南面的岭上打起来了。

巫庄村人弄明白了之后便都跑回家里顶死了大门，好几天不敢露头。尽管他们在村街的石头上闲侃的时候眉飞色舞，但他们知道舞刀弄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两股队伍在村南的岭上打了一阵就撤走了，撤到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巫庄人也不过问这些。

打这以后好些天，巫庄人再不敢到村街上吃饭。

晌午头，燥热的空气笼罩着村庄，街上静悄悄的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只有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让人心里平添烦闷，可更让人不安的是这兵荒马乱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哇？

不到村街上吃饭，午饭后巫德奎就到自家后院的树荫下凉快。他让长工狗蛋搬一把竹躺椅放在树荫下，半躺在上面摇着一把芭蕉叶扇子。正在这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是敲后门的声音，他家的后门从来没有人敲过，除了麦收秋收季节，门甚至就没有开过。门外就是他们家的玉米地。

是谁会在这大热天里敲他家的后门？

巫德奎立即警觉起来。他和长工狗蛋对望了一下，寻着敲门声向门口走去。

又是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但和刚才相比，显然声音弱了许多。两个人侧耳听听，门外好像没有别的声音。巫德奎就示意狗蛋开门。

门开后，只见一个郎中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靠在门框上，额头上冒着汗珠。

“你……”巫德奎吃惊地问。

“我……我是过路的，想讨一碗凉水喝。”

巫德奎让狗蛋回家盛来一大碗凉水。

那人看见水来了，抢过来就喝，刚喝了一口，巫德奎就吆喝道：“等一等！”说着回身在后院的麦秸垛下面捏了一撮麦糠，放在了碗里。

那人吃惊地看着巫德奎，可巫德奎没事儿似的朝那人示意一下：“喝吧。”

那人无奈，只得撮起嘴把水面的麦糠向一边吹了吹，然后才慢慢地喝了

起来。

巫德奎打量着那人，穿一件蓝粗布长衫，手里拿着一个旗子一样的东西，上面写着“刘半仙”的字样。忽然，巫德奎发现他的长衫开衩的地方分明有血迹。再看那人，他把半仙旗子夹在怀里，身子靠在门上，一副疲惫的样子。

巫德奎一怔，说道：“你？你……受伤了？”

那人点点头，无力地滑倒在地上。

巫德奎赶忙接过剩了半碗水的瓦碗，让狗蛋把那人扶进自家后院，躺在麦秸垛旁边，然后撩起那人的长衫看：腿上的血污已经凝固了，但从那干裂的缝里，仍有鲜血渗出。

巫德奎叫狗蛋去前院打来一盆热水，用毛巾把那人腿上的血污清洗了一下，然后让狗蛋烧了一把白草灰捂在伤口上，这才用白布将伤口包扎起来。

“谢谢老哥。”那人艰难地说。

“家在哪里？”

“山东莱州的。”

“啊，我看你这伤眼下是走不了啦，可这……”

“……你让我走吧，老哥，我……不连累你。”

巫德奎好像没听见似的只管说：“你先躺这儿歇会儿吧！等天黑了让狗蛋带你去我家北院，那里有一座大屋，两间瓦房，除了收割季节几个佃户在里面住住，平常没有人住。你先在那里歇几天，等伤好一点儿了再走。我让我家长工给你送饭。”

“这……”

巫德奎说着，踱着步子离开了。狗蛋看看东家，看看这个躺在麦秸垛上的人，不知道自己该咋办。

几天以后，刘半仙的伤势逐渐好了起来，他不能在这里待了，天未亮就来向巫德奎告别。

“大哥，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要走了。”

“可你的伤——”

“只是外伤，已经差不多了。”

“等养好了再走吧。”

“不了，我还有重要的事儿要办呢！”

“那我就不勉强了，兄弟保重。”巫德奎说着从怀里掏出五块大洋，“路上作个盘缠吧！”

“不不不！这可使不得。”

“哎呀，拿着吧。”

刘半仙接过五块大洋，深深一鞠躬，然后说：“大恩不言谢，兄弟的命是大哥你救的。我家在山东莱州，今日一别，恐再无见面之日。兄弟虽为郎中，但也略懂一些风水之道，前些时在兄台村南面观察，发现一片风水宝地，就是你们村南面靠东的那块儿斜坡地。此地属猛虎卧坡之地，若得此地，将来后代不仅子孙旺盛，还可出现官在县令之上的人物。兄弟家离此太远，故将此事告知兄台，不管是谁家的地，一定要想方设法将它买下，作为坟地，将来对子孙会大有好处的。”

巫德奎闻听，怔了一下，心想：那不是对门赵春阳家的二亩薄地吗？年年望天收，打的粮食比种子多不了几颗。巫德奎想着前几天的那件事心里直犯嘀咕：这猛虎卧坡之地怎么就是他赵春阳家的？

巫德奎吃惊地问：“是真的吗？兄弟！”

“是真的，兄弟前几日在那里路过时就觉得那里脉气旺盛，是块风水宝地啊。”

“哎呀，那我可得谢谢好兄弟呀。”

“谢什么，本该是我谢你的呀。”

刘半仙说着向巫德奎拱拱手，便窜到了玉米地里。

天刚蒙蒙亮，刘半仙顺着玉米地朝南面走着，又不自觉地走到了巫庄村南面靠东的那块斜坡地里。朦胧中，他仿佛看到这块随着坡势呈大椅子圈形的岭地地脉之气正在勃兴。他不由叹道：真是块宝地呀，只是自己家离这里太远了，不然决不会送与他人的。

刘半仙心里想：自己是遇到了好心人了，要不然，这条命不知会是怎样？可他又不明白，这人为什么在自己喝水时在碗里面放上一撮儿麦糠，这麦糠

分明是牲口吃的，这不是在辱骂自己吗？可这人又让自己住在他家的荒园里，还让长工天天来送饭。头一天晚上，自己虽然浑身无力，伤口疼痛，但还是拖着病身子离开园子，躲到玉米地里大半夜，万一这家人报告官府呢？可是没有，自己只是虚惊一场。一连五六天，这人虽然没有过去看一眼，但天亮前和天黑后的两顿饭长工是照例要去送的。今天起五更离开时，这人又赠送五块大洋，自己一时激动，说出了这块风水宝地。可一想起自己喝水时他往里面放一撮儿麦糠，心里就别扭。

想到这里，刘半仙趁着天将亮时灰白的天色，捕捉到那股地脉的源头，用他旗杆上的红缨枪头，在脉气之处挖了一个坑，挖好后将那个红缨枪头朝下扎了下去，然后埋上土，又把地里的红薯秧子拉了拉，盖住了挖动的痕迹。刘半仙想着，该压压这里的脉气，不能让它太旺了。

当刘半仙埋好红缨枪头准备离开时，忽然远远地看见两个人影向这里移动，他便迅速闪到了旁边的玉米地里。

这二亩薄地里种的是红薯，今年雨水好，红薯长得还不错，可怎么也藏不住一个人哪！当刘半仙看见两个朦胧的人影时，这两个人影也看见了他。

“出来吧，朋友，我知道是你。”

——是救命恩人的声音，他是不是来追赶自己的？刘半仙从玉米地里探出头来。

两个人走到眼前，刘半仙疑惑地问：“你们这是——”

“这是我儿子巫全贵，我们来看看，这是别人家的地。”

“噢——”

“谢谢先生指点，只是你怎么又来这儿了？”巫德奎疑惑地问。

“噢，这是一块好地呀！我想临走前再看它一眼。”

巫德奎点点头。

三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走到了地边的小路上。

“先生，让犬子送你一程吧！”巫德奎说。

“不了，我这就拜别恩人了。”刘半仙说着拱拱手。

巫德奎、巫全贵父子也拱拱手：“一路保重。”

刘半仙走了几步，迟疑了一下又回过头来：“在下有句话想请教恩人。”

“先生请讲。”

“我知道是您救了我的命，若非恩人相救，刘某不知客死何处，但刘某向恩人讨水喝时，恩人为何要放上一撮儿麦糠？”

“先生说对了，是我救了你的命，要不是我在你碗里放上一撮儿麦糠，你喝完那碗水停不了一个时辰恐怕就毙命了。”

“此话怎讲？”

“当时我看你满头大汗，身上又有伤口，身体虚弱，可体内的热气又正在上升，口干舌燥的。此时若再遇凉水一激，很快就会毙命的。我看你猛然喝水，怕出问题，就放上一撮儿麦糠，你边喝边吹，只能小口慢慢地喝，这样才保住了你的性命。”

巫德奎慢慢讲来，刘先生不住地点头：“原来如此。”说着，便长跪于地深深一礼道：“深谢先生救命之恩。”

巫德奎、巫全贵父子慌忙将刘半仙扶起。

刘半仙站起来后又深深一鞠躬，迟疑了一下，才转身大步离去。

看着刘先生离去的背影在清晨灰白的雾气中消失，巫德奎交代儿子巫全贵：“一定要想法把这二亩丘陵薄地弄到手，刘先生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如果用此作坟地不仅将来子孙旺盛，而且还可以出县令以上的官员。弄过来后先把你爷爷的尸骨迁葬这里，我死了以后也要埋在这里。也许苍天有眼，我们巫家几代单传，恐怕要靠这块风水宝地发福了。”

父子俩说着话，忽然，远方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天好像又要下雨了。

巫德奎费尽周折，终于在十几年后把这块丘陵薄地弄到了手，等到他将父亲的尸骨迁葬到这里时，解放了。

土改的时候，巫德奎被批斗一场就吓得卧床不起，接着一家人被赶到原来长工住的北院里。等工作组和农会把他家的地和房子分完，巫德奎连带气便一命归天了。

按照他的嘱咐，儿子巫全贵将他埋在了岭上那二亩薄地里。

巫全贵又被实实在在地批斗了一晌儿，整整几个小时，他以一个姿势低着头站桩似的立在台子上展览，脚都站得发麻了。然而这又算什么？家常便饭。打解放到现在，哪一年不斗他三回五回的，谁让自己是地主成分呢！他已经习惯了，虽说已经将近六十岁的人了，可每年都这样“练功”，他似乎已有了腿劲，站几个小时就当是练练身子骨。那些人站在台子上批判他，他听来听去，觉得不是味的就是老说自己是走狗。刚解放时是蒋介石的走狗，后来是右派分子的走狗，再后来又成了刘少奇的走狗，再往后他又成了林彪的走狗、孔老二的走狗，听习惯了，也就那回事儿，走狗就走狗吧！

最让他伤脑筋的就是自己有七个儿子，老大已经四十岁了，小的也二十出头了，竟没有一个找上媳妇。这已成了一块心病，时时压迫着他，让他人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二十几年前生第五个孩子时，他曾自豪地在村里夸耀，你们斗我，斗吧！越斗我巫全贵越生，我有五个孩子，再生两个女儿，我要成为巫庄村第一个五男二女户，这是我祖上的阴德呀。后来他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成为村里第一个男丁最多的户。虽然靠工分吃饭，日子穷一点儿，有时甚至挨批斗，可看到这满院跑的孩子，他心里就感到踏实。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这些孩子，我终究还会成为村里第一大户的。

前几个儿子生在解放前，按照当地的习惯他分别起名大狗、二狗、三狗、四狗。第五个儿子出生时，第一次批判他，说他是蒋介石的走狗，他就索性给儿子起名五狗，后来又生了六狗、七狗，反正是走狗的儿子。第八个丫头出生时，他本想起名叫八狗，但一想这是自己盼了大半辈子生的女儿，不能委屈了她，想了几天才想出个霞字，于是就把女儿起名巫霞，意思是如一朵